

晉興煙廠啓

西 山 題 詞
日二十月五年戌丙

地址：廣州城內西關門牌九號

（新報社汾陽九日電）經決自衛，反擊閻頑同我廣安區大學進攻，交安平川民兵自衛隊和偵大人民正配合正規軍，振起了繁旺的護麥鬥爭，交廣安文水之間數十里之戰區上，民兵一隊一隊的隨同主力兵團打擊進犯的閻頑軍，他們拿着在抗戰中從敵偽手中以及自衛戰爭中從匪犯軍手中繳來的武器打擊搶奪中從匪頑軍，從敵國到麥田，廣泛的響成雷聲，嚴防閻頑軍進援。交城民兵以無比的信心說：「一狗日的閻頑軍，用上日本人開着坦克車，要向我們進攻，那也，包叫他來得回不得！」

關於六月二日，據報偽軍郭省三部的機關連戰鬥中，擊傷了一挺機槍和四支步槍，還有五個俘虜，更加提高了他們的戰鬥信心。文水各區均已成立「保衛生產指揮部」，實行聯防戒嚴，各村崗哨交通運輸已嚴密組織起來。清徐地區的羣衆為了打擊閻頑軍抓丁，組織了「保家隊」，「爲了保衛麥收，爲了護麥鬥爭的勝利」，已成爲當前全體羣衆的行動口號。（安泰）

北賢我軍解決閩軍一百八十人，繳獲輕機槍十八挺及其他武器甚多。

(本報訊)聞日僑軍侵佔我清太徐平川後，近又從各處調兵南下增至清源、交城等地，數巴知者忻縣聞軍十八師許蘭林部二〇二、二〇三兩團已南調陽曲，四十四師一部南調祁縣，太原傷九旅嚴錫揚連誠部十餘人南調清源，僑獨四團四百餘人及日軍百餘南調交城。五日以後，集結各地之聞日僑聯軍即傾全力在中陽至汾陽、平遙至高白(清源縣屬)長二百餘里之線上，向我發動大規模進攻，並有日軍士兵駕駛之坦克、裝甲車等配合。我軍奮起自衛，現激戰正在各處激烈進行中。茲將連日各地戰況綜合報端如下：(一)六日，陽曲縣軍七十一師沈瑞部二一團及祁縣聞軍四十四師一部配合清源、交城之僑九旅嚴、僑獨四團及日軍一百餘，共四千餘人圍及附近，並附有日人駕駛之坦克車三輛、裝甲車二輛，分四路向我交文平川進攻，先後侵佔我西社鎮、胡家堡、常豐、北社、國家堡(均在交城東三十里左右)、王胡家(高白鎮南)等地，(二)我軍在柳社一帶縮軍進犯軍，戰鬥至晨微熾，當俘聞軍四十餘名，擄獲步槍三十餘枝。(三)同日，汾陽聞軍劉致增部二〇八團、二〇九團共一千六百餘人，領佔我曹家堡、朱家莊、周家莊等處，並圍襲我北社莊軍，我守軍在何家莊子遭犯軍以痛擊，俘聞軍十餘名，擄獲步槍三十餘枝。(四)同日，祁縣聞軍四十四師二團侵佔我魏園(祁縣、交文之間)，交文聞軍十一師一團同時出犯，進至防陽(城東南十五里)，我南賢駐軍奮起自衛，當將北賢固軍一百八十六人全部解決，生俘營連長以下一百餘人，擄獲輕機槍十八挺，重連彈筒一個及其他武器甚多。(四)八日上午，交文聞軍一路七百餘攻佔我南莊、東城(交文東三十里)，另一路攻佔我魏家溝、石鎮、信殿(交城城南)。(五)五日，中陽聞軍四十五師駐居乾部一個團圍侵佔我龐家堡、弓家灣(中陽城西南五里)、麥林(城西五里)、背溝(城東五里)等處。此一時期，閻之主要進攻方向在文交地區，企圖強佔我開國橋，打通文水至太原之交通線，控制樞要文交平川，以備攫取晉中平川豐饒之麥收。聞軍此種擴大內戰之行動，我方已嚴加致電太原執行小組，請迅速採取有效辦法，迅予制止。聞軍如不遵停戰協定及軍調部迭次命令，迅速撤出侵佔村莊，繼續向我進攻，我方為自衛計，勢必被迫堅決實行反擊，由此而引起之任何後果，應由閻負其全部責任。

平和衛保決堅要示表人軍鄉還

(新華社汾陽電) 呂樂軍有批復員工作已於五月二十四日全部完成。很多復員戰士看到國民黨反動派極向解放區進攻，熱心和平民主事業，不願離開部隊。某團團長因上顧慮，把十六歲入伍，是八路軍中長大的，現在反動派逼向我們進攻，不到和平民主實現，不願意返鄉。復員軍人劉光起要求上級在返鄉介紹信中寫明：一如反動派要緊要打內戰，允許我馬上回到部隊上參加戰鬥。二說明經我軍多年優良教育的戰士們，具有堅決為人民和平事業奮鬥的精神。復鄉人員處理委員會在安置復員軍人生產補助款一項，即達三十五萬六千餘斤，其他本幣，補發被服用品甚多。某部三百多復員軍人中，因家生產者佔百分之六十四，重新安家者佔百分之十八，送交其他各地處理者佔百分之二十，他們多能積極生產，推動農村工作。(谷曼)

(八分直訊) 文交支隊部於五月十日舉行茶台，歡迎復員同志，由政委親自招待會餐，並攝影留念。他勉勵復員同志好花生產，做個公民模範，復員同志們因國民黨反動派正在向我進攻，表示不但要好花生產，還一定要盡力幫助軍隊，團結軍隊，堅決保衛和平。

(臨縣訊) 五月二日，有一批復員軍人經過河口，休息兩天。離幹張關嶺，陳改鎮領班五十餘婦女前往慰勞，並給好米飯，雞蛋和糖果，並把用有衣服被褥洗滌乾淨，計換棉衣褲二百五十六身，被褥七牀，縫單衣十一身，換子十雙。復員同志極為感奮。(賈賢，拾露)

四五兩月閩軍犯我益烈
我軍被迫自衛反擊中

（本報訊）聞錫山軍路憲破嶺和平，遂長停戰命令，於四、五兩月份內，糧械向我營緩解放區發動大規模之進攻與「還食」。據軍區司令部發表公報稱：稱：（一）呂崇方面：四月初，閻軍四十五師趙恭部由晉南非法調至招福、永和、大寧一帶，配合當地閻軍四師，對我九分區實行殘酷「掃蕩」，侵佔我靈石之雙池、汾陽之王禹、永和之鐵山等十二村鎮，四月下旬，復將主力轉向我該地腹地，侵佔我康城（陽縣屬）及歇香（汾西屬）兩鎮，另部則調至中陽、石樓地區向我進攻，強佔我石樓之醴陵、陳家峪、俞家、珍珠場及永和之岔溝、李白家峁等地，並對醴陵周圍我和平村莊施行「清剿」。汾平及地之區，閻軍七十一師劉效增部師直及九一團共三千餘人，五月初由大同繼續經太原分兵偷竄至汾孝一帶，與駐汾陽之該師二八團會合，犯我汾陽孝公路兩側解放區及孝義之下盤與東大王，侵佔我潘家莊、見喜兩地。五月二十五日，由靈石北進平遙之閻軍七十三師二一九團及原駐該城之三十七師

軍民互助發展生產

(神池縣)我獨一團之初去礦機溝村，因住房給敵人類費很多，住處困難，羣衆受教育和親身體驗軍民關係很少，加之少數同志不耐心，只囑怨羣衆，更在羣衆關係上引起隔閡的隔閡。連長等常叫號召大家親自動手，修造房子，幫助羣衆生產，變糧食爲一家人人的思想。在這種房子下，全體戰士自覺的在開荒以外，多方面的幫助羣衆，在二十天中，全體共修房子十間，幫助開墾地出後麥籽三大石，山藥二百斤，幫助捐銀二千五百二十斤，担水一百五十担，其他切草，砍牲口，劈柴等活，都自動的幫了不少。對貧苦羣衆幫助尤多，連長

今年生產困難，連部就借給他一大石被麥，二石拌籽種，剩二十斤，解決了他開荒困難。吳七斤感激的說：「我三輩受福，如今幫我翻了身，我真不知該怎樣感謝你們。」肖保元妻袁三口嘗了出水病，九班同志就去看他們做活，使他們生幫不受罰，肖保元說：「不是同志幫助，我病下因愁困死了，你們比我弟兄還親哩。」羣衆因此也積極幫助軍隊，全連配一百多把麵鬥，大都是老嫗幫磨麵的，單吳七斤一人就配了二十七把，他常告給大家開荒的經驗，張銀柱幫修灶火烟洞。任懷元的老母幫他洗衣豆芽子，王元、巢付子兩家每天給九班同志燒些開水喝，其他食用品具和彈、藥等生產工具，大部份是羣衆幫助解決的，軍民關係親如一家人。（關玉發）

變工三年大家發了財

(本報訊)在臨縣的審餅生產總會上，六區的韓都介紹了區屬塔堡村的情況。該村是一個小山溝六十八戶的村莊，自四四年以來，已組織起來了。全村的六十八戶，羣衆都組織了身、發了財，得到了豐衣足食。在套耙八百來畝的村莊中，其中四百來畝田地今已變爲自種地，過去每年一百來石租子的負擔，現在全部爲自己所有了。記者爲此特進行了數日專訪，在和製工組打穀地中，感到康家塔製工生產所以搞得好，有下列經驗值得學習：

村幹部和行政
村幹部中隊長、
書記都參加了

生產並領導這個村的生產，幹部一點生產時間也顾不上來。如豆田種完秋田尚未開始種的時候下了雨，勞動力空下來，幹部即抓緊整個時間，領導羣衆開挖塊田的小塊荒地。因大塊荒地已開完，這樣共開過五十來畝。在種完秋地勞動力又空下來時候，幹部即號召到劉九灣去打糧，五天當中，全村勞動力一齊出動打，四遭糧，能增加平地五十來畝，羣衆都很高興。全村公議的領導羣衆生產最有力的中隊長王士俊同志病下了，羣衆都關心着他，給他請醫生，在記者和分隊長趙德經同志，一同去探病的時候，中隊長病還沒有好，他在呻吟中，還諄諄的告訴分隊長：「打上四遭糧不要再打了，不要誤下了鋤地」。每一件事幹部們都考慮到羣衆的需要，勸導羣衆來作，在執行當中，幹部亦帶頭在前。在領導羣衆生產上，自然村的主任代表、農會秘書、青年主席與民兵分隊長之間，也看不出有什麼責任輕重之分，一致爲了將羣衆的生產領導好。他們中有很多是未參加生產委員會的，但都積極的提供意見，在生產委員會的委員中，有的是生產技術好而領導能力差的，幹部則積極的給以幫助。

根據羣衆的意見和需要
該分散即分散該集中即集中

有些地方，鄉黨感到參加了總工不自由，因而不願參加，在康家塔的變工組中，沒有人有這樣的感覺，常需要全村一起變的時候即在一起變，如在打鋤的時候，是全村一起出動的，需要分開各組來生產的時候，即由各組來分組生產，如在犁田和夏鋤的時候，另外那誰家有要緊的，和碎發生，不需要變工組來作而由自家來處理的時候，和碎工組長講一聲即可以不去，如在打鋤的時候，萬金萬要出半天的時間，自己已種上牛欄山藥，組長即答應了他，到午飯即自動去打鋤了。但如果不是特別必要時，即不應去，故的銀工，樊長興在打鋤的時候，他要求去砍柴，鄉黨就講：「這不能答允他，打柴是順便即能作的發生，不能照辦。」幹部即未允許。有時根據鄉黨的意見，一個早晨變工一個下午，決定不上地，在家裏作零碎發生。幹部和生委會根據鄉黨的意見和需要，該分散即分散，該集中即集中。由於康家塔地都是三畝五畝的小塊地，生產委員決定在夏鋤的時候，需要一組分二組時亦可分開二組。

通過群衆
選行獎勵與批評

在集體打靶的時候，十六歲的王狗子勞動的好，大家都能看得見的，經幹部提出，眾贊同意增加一分工，杜秋保、樊後勝二人，在勞動當中東張西望的不出力，羣衆的眼睛也都看見了，沒有減他們的分

其他如誰家中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又要和鑛工組中請一斡，則沒有不幫助解決的。但計工制度是很嚴格，每天都要記工。由於康家塔的鑛工組具備了二十幾個半勞動力的多參加了鑛工和十幾個半勞動力的多參加了鑛工，由春耕轉入夏季，由夏季轉入秋季，冬季有必要時亦鑛工。現在春耕結束，耕牛閒下來，全村十來個兒童，除讀書外，抽空給牲口割青草，去年在十多條耕牛中還有六條朋牛，今年

發揚了互助精神

由於執行了獎勵與批評，維護了總工組的紀律，鼓勵了總工組的積極精神。

總工組雖有什麼困難，都能互相幫助解決。中隊長病了，他們怕誤下中隊長的莊稼，在打場最後的一天，羣衆要求抽出六個人來給中隊長家鋤麥地，一個下午即鋤過十畝多，帶帶的將三畝豆子也鋤了。去年春耕的時候，趙慶雲的畜場垮了，沒有住處，全隊的人給他幫助二百來元，除每天天下午吃一頓飯外，別無任何報酬，趙慶雲事更感到參加總工組的好處，非常積極，今年當選爲總工小組長。

實行變工紡織

一疋布省四個工

(離石版)二區羅家坡有兩個婦女和男人關係不好，每天淘氣，不作營生，要求參加團或變工組想鬧離婚，最好的變工組。

東口子婦女辦合作社
擴大紡織鑲工

（嵐縣賦）五區界河以所屬的東

(離石賦)二區新辦放區移民，幹部陳滿大等用自己的木料和一部分工錢，幫助貧苦婦女，共發展下土

架紡車，兩架土機。但因去年棉花
收，棉實布賤，一個布墊本即要一

保德縣議員閻雙駝
熱心家庭紡織

(保德縣)縣議員兼東關市

元，除解決全家穿衣
多。現準備增加一
家庭紡織，影響了
國計民生。

，她們都耐心的教訓
到其他婦女家中檢查

除害蟲保莊稼

汾陽冀村鎮掘地蠶
陽曲官掌村捕地蠶

天旱缺雨及時鋤棉

分局機關推動了駐地羣衆

地各令通署行
營色諱士用尾染

業稅 用洋廠，故使土
廠貨棄於地，額
藍草損失頗大
，爲獎勵使用土廠起見，通
直行政公署特決定凡藥房使
用土廠所得溢利股份，免徵
營業稅，並爲此通令各級稅
務局卡，貿易局切實執行並
傳告全國軍民知照。

消滅山猪保衛莊稼

(寧武訊) 山豬 門負責打山豬，打
斷兩莊稼，爲害很
大，去年全縣會進
行過總力圍剿，但
因組織配備差，收
效不大，今年改用
一村村防禦，積少
成多，大的辦法，成
爲一大辦法，各村
派有巡邏隊，防
範嚴密，此外，
還組織輪流看莊稼
，巡邏編成小組，
每夜二人輪流看守
，在消滅山豬中，
存有兩個問題：一
是大槍尚未分發安
當，一是有些個別
村，牧場外，被

臨六區鞏固變工辦法

剩餘勞力用於耕作

(臨縣訊)六區組，突擊種完棉花後，組織了扎工隊，給人家扎工細地，賺回錢來按工分紅，變工組不但使家固，在他們影響下，全村在夏間變工中，全村的生產能手，都成了老農研究小組，按季節指導本村的精耕細作，這種辦法很好，全區各村都值得普遍採辦。(任澤)

加重飢荒逼死人命

——國民黨當局

（新華社西安八日電）據地報消息：國民黨當局為供應內戰，向各地徵收軍糧，如不繳納，即加刑罰，逼死人命。據報：國民黨當局在陝西、甘肅、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陝西、甘肅、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均實行徵收軍糧。如不繳納，即加刑罰，逼死人命。據報：國民黨當局在陝西、甘肅、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均實行徵收軍糧。如不繳納，即加刑罰，逼死人命。

要防止災荒 必須結束一黨專政

重慶「民主報」

（新華社西安八日電）災荒之起，由於戰後經濟之崩潰，而經濟之崩潰，又由於一黨專政之結果。要防止災荒，必須結束一黨專政。一黨專政之結果，是經濟之崩潰，是災荒之起。要防止災荒，必須結束一黨專政。

上海警察非法行動 封閉中共英文新聞週刊

（新華社上海八日電）上海警察非法行動，封閉中共英文新聞週刊。據報：上海警察非法行動，封閉中共英文新聞週刊。據報：上海警察非法行動，封閉中共英文新聞週刊。

時退撤動自軍聯主民 捨不依依眾羣地等春長

（新華社西安八日電）本報記者採訪：民主聯軍主動撤退，捨不依依眾羣地等春長。據報：民主聯軍主動撤退，捨不依依眾羣地等春長。據報：民主聯軍主動撤退，捨不依依眾羣地等春長。

美報抨擊國民黨好戰份子 堅持內戰不願和平

（新華社西安八日電）美國反對派抨擊國民黨好戰份子，堅持內戰不願和平。據報：美國反對派抨擊國民黨好戰份子，堅持內戰不願和平。據報：美國反對派抨擊國民黨好戰份子，堅持內戰不願和平。

陝甘寧邊區 三十五萬餘畝棉田適時下種

（新華社西安八日電）陝甘寧邊區，三十五萬餘畝棉田適時下種。據報：陝甘寧邊區，三十五萬餘畝棉田適時下種。據報：陝甘寧邊區，三十五萬餘畝棉田適時下種。

克服困難促進生產 突破一點推動全面

（新華社西安八日電）克服困難，促進生產，突破一點，推動全面。據報：克服困難，促進生產，突破一點，推動全面。據報：克服困難，促進生產，突破一點，推動全面。

興縣第一完小怎樣走上正規

黃文若

（一）去年夏天，我們興縣第一完小，在黃文若同志的領導下，走上正規。據報：興縣第一完小，在黃文若同志的領導下，走上正規。據報：興縣第一完小，在黃文若同志的領導下，走上正規。

劉少白

源。難道這樣的一招移玉，是為自取滅亡嗎？好一個無恥的主人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數月來東北之戰，以四平街之役為最烈，但所謂機械化的國民黨軍，以十萬之衆圍攻民主聯軍之三千守軍，結果是攻之若死傷以萬計，其被俘、投降及潰散者不計其數，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接收」了一個月。五月二十日民主聯軍退出了四平街，自然是國民黨軍進去「接收」了，但是，難道這算獨裁者的光榮和勝利嗎？

五月二十二日民主聯軍又從長春自動的退出了，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大事。因為四平街以三千人堅守了一個多月，使國民黨受了重大損傷而後安全地退出，而長春勢力之雄厚，何只十倍於四平街，長春地位之重要，又何只百倍於四平街，然則此一撤退，除了共產黨是為了爭取和平，圖全大局計，故有此重大讓步外，是不能惟獨的。按四平街退出後，時隔兩日，

的，他在轉瞬進入長治後，竟將世界範圍的「平文化與論」——七十餘家報紙雜誌，一掃而光了，這是何等舉行之啊！較之二千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尤為暴厲，魏爾希特勒、希特勒尼法法西斯魔王，亦未聞公然出此毀譽與論的舉行之，雖然，這只是抖抖威風掃了，畢竟抵不住世界的民主大潮流，難道這樣一來，天下的奧論與會相毀盡了嗎？天下的耳目就能掩藏了嗎？天下的人心就能泯滅以塞了嗎？但事實證明有異，真理愈摧毀愈發揚。看吧！緊跟着就有國民黨第一八四師官兵的反對內戰而起義，難道這也算獨裁者的光榮或勝利與威風嗎？我欲再告國民黨當局，東北淪亡十四年，竟能默然承認，曾無一兵一卒之抵抗，已經夠恥了，而今又依仗美國的援助來專打內仗，是可恥之極了。如再不覺悟，難道鐵齒動動潛潮湧之後者，保無第三第四——高漲將軍之佳舉乎？望獨裁者三思之！

「你想的怎麼樣了？」大家聽到富紹的

「他們算了一下工錢合本幣五萬四千元。不知是誰冒了一句不負責任的話：『富招這下可發了呢！』我發了是發我的東西麼，我待候了人家一輩子，今天新政權扶持我，我就要發啦！」

後來幹部們沒有把工錢算進去。在這解釋中間，嘲諷了富招覺醒後高度仇恨剝削的極可保貴的情緒，至於工錢不算，是照顧到蘇維埃中某些歷年的習慣（比如僱一技工也要扣水），

死了給饒一呢？有什麼情節？他就不愛吃咱的利息（得利）。年時我的辛苦他的牛犢着耕地，拌了白洋，才給了我洋，這是他的情！」

「富招，你現了，你還要多多入翻身，天下還是你的家呀！」

一個同志笑着：「那當然麼，了咱，咱也得幫。」富招答着：「富招共減組合

地主家，加上租人家四塊地，能分四石穀，共能得十五石多穀，比去年收入可增加一倍；新的生活在向他微笑呵！

他現在已經看破了什麼「命」了，他向地主家說：「你們過去常向咱們窮人說：『一命，命，命！』你們老人家生下你（指地主）就恰恰是一百塊地的命呀，我們這些就天生沒一塊地命呀，要是你讓咱利利十年，保險你剩的比咱還灰呢！」我現在這七塊半地不是一「命」給我的，是我自己勞動來的。

（註）此間愚民，地全出賣本及土地，轉種戶出勞力，打下糧公堆糧籽，然後四六分（地主六，佃戶四）。每年春地主給夥糧戶四石口糧，秋後即從夥糧戶堆中扣五石，此之所謂斗債。此外，尚有其他額外剝削。

波租通部

元
資

右所村一個農民，名叫張富招。是一個不很覺悟的人，鄉鄰地主邢道政二十塊地，今年也會減租的，並且地主還給他寫過一張賣地五塊的約，一切都是「和氣」地進行着；地主向他說：

『老張，現在政府要減租，咱們自家減吧，我「賣」給你五塊地，天年不變的時候，你多少給我些租了？天年一變，地還是我的！……』

政府要不相信減了租的話，你可以把這張契約給他們看。」

張富招也會把這張約給幹部看過，但是從來不涉及地主講過「天年」「變不變」的話，一直到後來幹們不相信，教習而又問他，他才把真實情形說了出來。

並且在政府稅了契，那種地的額外剝削是應減租的，五家縣議會也決定要減租了，張富招耕種地主家五塊地（「另勞動不分一顆米」）還是要減的，這對張富招說來，本來是一個翻身之機，然而張富招却想：『已經減了一些勞力家的行情，人家不要咱這種，那怎辦呢？咱有情面也難——誰過去呀，主家平時對咱們也不相，那年冬天自己沒衣裳穿，主家的女人還送他的一件棉襖給了我呢！……可是他又罵我……』

對他的是非，是覺得別人的批評，是自己，因此，這佃租對他卻成了難題。

× × ×
× × ×
× × ×
貧人們啊：

「富強，你爲什麼這樣呢？」
他會很快地告訴你：『沒錢兒麼！』
你再要問他爲什麼沒有錢兒，他就會沉默起來。想，想……
「富強，你看是不是命呢？」
「咱也摸不清……」
呵，棍子以上就是癩嗎。
「富強回答着。」
覺悟了的農民於是就給他講不是命運的道理；給他算賬，他稀裡糊塗家二十五塊地（地租主家二十下地二十八石糧子，主家一共就要去了廿石，只剩下八石給他，一家五口）去年一個六歲小孩死去，現只四口吃、穿、燒（因爲當年給主家勞動，自己要掛號），鹽、糖……都在這八十上

婆及十二歲女子）各一條單褲子，夏天還羊皮褲，主家天天吃飯，自家還彈子只能山藥吃，每天做飯還要拿石灰補鍋。
「這是什麼命？割你太厲害了，你怎能辦？」
「你看，到底是地淡良心，還是你沒良心？」
「……」大家的實是一致的，從東說來又是西說，而他呢，是不斷的「噫想」，有力的吸煙繼續。

X X X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在王毅同志的房子裏我第一次看見照青姐那時無數次的教育在黑想上已經發生了一影響。

呀！富招停了一下這樣問。
「別的人早就要滅了呢！」笑了。
「今晚上開會我來呀，這幾天也沒什做的。」
「看來他對開會是覺得熱心起來了，一邊有力地抽搐着身子。」
「夜裏，佃戶們分小組開會，張富招參加進一個組，當幾個農民談完了自己如何窮了的時候，主持座談的同志笑着問：『富招，你談談你是怎樣窮的？』」
「他走了。」別的人回答。
「你怎麼回去了？大家正找你呢。」富招進來時，門邊一個老農問。
「那來呀，我大便去了呢。」

要過好幾年，
楊瘦有精神的眼光朗的笑起來，他的話語都掩藏在軍帽的笑裏中了。
「我要和地主家底底談呀，我一輩子他要工錢呢。」張富招得毫不含糊地說去年吃他家斗債（），要了我一石利也要他退給我呢。」

三十號這天有所農民減租保佃大會多倒農爭先發言要富招也在會上壓一定要求徹底減租大家用口號和歡笑應他。當天會上，就與地主開出政界紳士五輪地稅彭利興：「興地主區

他清他
除其餘
家歡
激了
安向
招三
三石
二一
行開
復租
決脫
經辦
地誠
出八

石利，這個沒減。」他補充說。

「借吃的口狼不借淨利麼，厚惠該減。」老王告他：「不怕，還能加算進去。」

「還有年時夏天，我害傷寒，他倆人給鎗，工錢另填白洋，合三大斗錢，他却從我顆子裏扣去了三斗九升（大斗）呢。」……「常招第一次把這件事說出來。大家爲這個剝削的殘酷性發怒了。」

「這叫瘡癤頭扣呢！一貫苦的農民高鵬告訴我們。」

「這就是在這社會裏也是非法的剝削呢！不過，黨社會政府是封建勢力的，非法也變成了合法的呀！」在旁的「同志也很驚訝。」

也講民主，黨要府要咱們動生產高時候呢！……了改進，黨要

張和國一面說長馬牛拉話：「要人家的牛料不黑豆家的牛料，村公明商量一下，祇要擴大生產。」

一這話正說在頭更大地，持個扣一坵地耕

在村裏，早早就離開了，嘴裏

候高
意倫有

大義井零記

因爲安排了紡織和
其他營生，所以比
別人上地遲些。張
銀虎對我說：「今
年要發大財囉！幹
部和老百姓都圍在
一塔囉，幹部做著
作甚也自動餉，政
府還不實心關顧等
固然不是幹部作風有
發動起來了。」

地，一間和生產隊
你說，咱村裏還有
你，缺豌豆子、
怎轉哩？」咱和
還有些錢合種，
怎也要給解決的。
和國心上，他的勤
打稻子，不等晌午
拉。

以發家家的訪事要
不絕。婦女們看看

要錢六丈。」

段三是個新翻身戶，他家的紡織
最好，每天兩個人紡紗，一架土機
織布，還結村裏的人代織。所以不
祇做到了自紡自織解決穿衣，而且
還賣布。

槽上沒有閒人，兩個兒童持着紅
繩槍在村口放哨，其餘的都在小學
校裏。水溝武計找着搖籃頭來賣，
兩三個一簇的老人去買，賣實作成
了，二升錢家一付。

各家院子裏，放着一堆一堆的柴
草，足夠半年燒，今年不會因燒柴影
響春耕的。

晚上人們到村公所，大家討論了
借貸。中農劉來高本來有辦法也要
借，經大家討論，沒借給他。應借
的十四戶（八戶貧農，五戶中農，
一戶破產地主）都借到了牛料及豌豆
、黑豆、扁豆等種子。大家說：
「民主討論再適合些吧。」張和國
更高興的說：「政府和衆人這樣幫
助咱，什時也忘不了，再加勸助彈
吧。」